

## 原來，我還是忘不了那頓飯

中五禮班 葉光庭

原來我還是忘不了那頓飯。

翻開帶著濃厚歷史氣息的相冊，那相冊裏幾乎所有照片都有嬰兒時期的我，一個白白胖胖的小鬼，在公園玩耍，和父母的合影。翻著翻著，突然出現了一張我被一個約莫六十歲，卻頭髮濃黑，目光如炬，身材挺拔的人抱著。我再定睛一看，竟是那位在我印象中頭髮稀疏髮白，目光呆滯，身材佝僂，早已在八年前逝世的曾祖父。

看著這張照片，我突然感到一種莫名的愧疚。

那一晚，一桌平平無常的家常飯中，有一盤我喜歡的燜雞翅，我飯碗裡也有一顆我喜歡的煎雞蛋，蓋在白米飯上。父母坐在我身兩旁，年邁、幾乎掉光牙齒的曾祖父坐我對面喝粥。一如往常，各吃各的，一切都平淡無奇，直到曾祖父突然打了一個噴嚏。為原本浸著淺棕色醬汁的雞翅，飯碗裡的煎蛋，加上了點點白光點綴。幾十顆肥大，帶有汁水的白粥亦讓我黝黑的面龐顯得白了一些。白光緩緩滑落，猶如有無數小蝸牛在爬動，暖暖的，濕濕的，令人作嘔。在那電光火石的瞬間，我的理智不斷向安撫我「要禮貌！！繼續吃下去！！」但在下一刻就被如巨浪般的怒火淹沒。我一下推開桌子，憤怒地瞪了曾祖父一眼，扔下筷子，快步回到房間，重重地摔上了門。

他不僅味道聞起來怪怪的，老是在我家「白吃飯」，出去旅行的時候走得慢得要死，要全家人遷就他；一有小病小痛就要住院，用光我父母本來可以給我買玩具的錢來治病，現在還吐粥在我臉上！哼！越想越氣，隨手抓起身旁的玩具狠狠地摔向地面。

自此，我恨透了他！

幾個月後，曾祖父便離開了我家。

再次聽到關於他的消息時，他已因中風躺在病床上。

在父親的「威逼利誘」下，我只好極不情願地前去醫院探望他。隨著我不斷接近病床，他用那乾枯，纖細的脖子把巨大的頭顱緩緩地轉向我。微張著乾裂地嘴唇，鼻孔裡插著兩根不知作什麼用的透明管子，隨後我感覺到 he 投向我的目光，白濁的眼瞳令我突然想起他在噴我一臉粥的眼神，那時的他面龐雖盡顯老態，但目光中仍透出些許神智。當時他著急又緊張地望向我的眼神，與現在死氣沉沉的眼睛完全不同。望著他的眼睛，我的心不斷下沉，直落海底，過往怨恨都在這一刻被海底巨大的壓力壓斷，我和曾祖父就這樣一直望著彼此，直到醫生的到來。

那時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仍有生機的曾祖父。

在半夜，父親駕車載著我，要與曾祖父的幾個女兒回鄉參加葬禮時，「偷聽」到不少曾祖父年輕時的事蹟，他曾為了幫助別人，把自己的房子賣掉，而那人再也沒有出現。他還是繼續幫助其他有需要的人等等，在聽到我名字也是他起的

時候，我整個人如置冰窟，腦海裡不斷回放著那時我憤怒地拍案而起的場景。

「那時，他也很痛苦吧，已經老到控制不好自己的身體了。」我呆呆地望著漆黑的窗外，一絲睡意都沒有。

與家人一起跪在被放在祖祠裡，被蚊帳罩著，一動不動，再也沒用藥酒味的曾祖父前。我沒有像電影或電視劇裡面的人哭得竭斯底里，我甚至曾努力地擠出哪怕一滴眼淚。「唉，是不是再也沒有機會了，不知道他在天堂可不可以聽到我內心的懺悔。」

蓋上相冊，目光移到桌上正盛開著粉色花球的含羞草，呼出了滿腔濁重的空氣，再深吸一口氣，我再次翻開了相冊。這次看到的是沒有肚臍的父親，還穿著整齊西裝的母親，抱著一個四處亂望的小鬼。我心頭不得一顫，身子似乎只要再往前傾一點，眼眶中就有東西會流出。

「仔！吃飯啦！！！」母親的聲音從廚房傳來。

又來到桌前，碗裡的米飯依舊像多年前一般被煎蛋蓋著，菜式也一如既往地平淡無奇。但爸爸的髮絲卻已發白，體態亦已發福；媽媽穿著被洗得發白的衣服，端著湯和菜出來。

我很慶幸，我仍未忘記那一頓飯。

我希望，若干年後，我不會憶起這頓飯。